

黄先荣

春风不相待

华夏出版社



春风不相待

黄先荣 著

华夏出版社
1991、北京

春风不相待

黄先荣 著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贵州遵义市彩印厂印刷

(贵州遵义市碧云路21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7.47 字数127千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80053-893-1/I·240

定价3.40元

故事平凡朴实
观察细致分明
文笔清新流畅
情节委婉动人

韩金外

韩念龙同志系外交部原副部长、现中顾委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韩念龙同志读了《春风不相待》中的好多篇章后，“总的印象是写得很好，值得推荐。其中有些有关故乡风情的描绘，还引起我许多少年时代的回忆。特别是那些翻天覆地的变迁和发展，更使我感到莫大的兴奋和喜悦。于是我胡诌了几句俚语，作为个人的一点粗浅感受，或者说一个外行人写的几句外行话。但这总算我的一点心意，我想就以此作为我对新作的题词，向你塞责交卷”。

目 录

韩念龙同志题词

洞穴人家.....	1
寂寞的享受.....	8
春风不相待.....	15
衣带渐宽终不悔.....	23
自行车逍遥游.....	26
老人的阳光.....	33
烧鸡塘的傍晚.....	40
不衰的“歌”.....	43
我们茅村人.....	46
轻轻的呼唤.....	50
右膝和母亲.....	60
读支农日记感录.....	65
区乡的“公仆”们.....	70
拜年记.....	81
上金顶.....	86
大海的依恋.....	94
南浔镇思亲曲.....	97
独爱爱晚亭.....	105
蓬莱阁纪游.....	108

肇东人·····	112
忆旅途三题·····	115
那一樽酒·····	126
遵义游,断肠莫回头·····	129
迷人的酒城·····	132
栖霞岭情思·····	140
父亲从回龙归来·····	149
不舍的滴坠·····	158
啊,正统·····	161
长长的石级·····	170
换将新绿百千重·····	173
石川士郎的提醒·····	178
志当存高远·····	182
多么好的青年·····	186
亚运会上,有个茅台人·····	194
“贵州一人”与希望·····	201
“再占遵义歌”给予我的·····	204
遵义菜溢美·····	208
聊赠内助一枝春·····	211
劝君多斟遵义酒·····	219
心中那一片风景·····	224
后记·····	227

洞穴人家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红丝乡，是很边远分散的一个所在。方圆百十里，一出门就是大坡，该乡最远的阁佬寨村民组距乡所在地八十华里，乡民们运一回公粮来去就得三天。

然而，红丝乡却有它的得意之处，这里虽然山高路远，乡民们却喜群聚。每逢旧历三日、八日，四面八方的赶集人晓行夜宿地来到乡所在地，一华里长的小街挤得几无立锥之地。集市从早上一直热闹到太阳下山，有时甚至闹到掌灯时分。这在乡镇赶场史中也许是独特的。人们来到这里，领略人情交往和商品交换的无限风光，读一番乡政府板壁上张贴着的“人口普查”“化肥供应”“油菜收购”一应天下大事，喝二两烧酒，吹几回嗑子，然后心满意足地打马回朝，又等待下一场期的到来。

不过，赶场、交公粮这等出头露面之事，大抵上是属于男子汉们，轮不上妇道人家。年近六旬的红丝乡土生土长的干部毛胜江告诉我，该乡茅坝村百多户人家，一半以上的妇女没有到过红丝（乡所在地）。两口子吵架，只要男的说一句“红丝都没去过，你歪哪样”，这就足以镇住那泼悍的妇人，一场争吵可告结束。

毛胜江说完，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这就是我们红丝乡幽默的传说，外人也许不大相信，实在一点不假。这些妇女们到乡里来遇上乡长、书记，就象我们到贵阳看到省委书记、省长一样，手脚都找不到搁处！

“比这个传说更稀奇的，是住在岩洞里的一户人家”。毛胜江又说。

我不免惊异：解放四十多年了，竟还有人住岩洞的？穴居岩洞，昔日是为躲兵躲税，那是迫于无奈，今天，是因为什么无奈的处境呢？

我们随毛胜江上路，去探访洞穴人家。

这家人属于红丝乡的水家村木杈岭村民组。这一带是川黔交界处，说起才十来里，走起来却费了半天光景，山路崎岖不说，那陡峭得令人心悸的高坡，没有点吃蛇的胆子是下不去的。小径只能安得下一只脚，两旁的荆棘野草，毫不客气地伸到路中，山路

坡度足有七、八十度，我们小心翼翼、挥汗如雨地才下完了这险坡。

要到坡脚了，洞穴人家突兀眼前。

眼前，景色令人清心。谷底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对岸是高峻挺拔的一壁石岩。小河流水淙淙，峡谷空山鸟语，洞穴人家正座落在这一片神奇美妙的自然画廊之中。这一面山，正象一个人的头颅，突出的“额头”，可为洞穴人家遮风蔽雨，吞进去的“口部”，深有五米十米不等，正好为这恍若隔世一户人提供了栖息之所。岩口吞吞吐吐，缺缺丫丫，宽的地方有会议室大小，窄的地方仅够容得下一个人身。

我们依石壁而架设的大门和栈道，进到这户有些神乎的人家。

男主人已经外出，女主人二十余岁，穿着大红大绿的服饰，看起来有些古朴悠然。她撵开那条忠实的看家狗，象老熟人一样地迎上了这一批不速之客，脸上露出笃厚的笑靥。多有情味的山野村妇！她独居此地，竟然对突兀而至的四条陌生大汉没有一点戒备感，反而把我们引入住室腹部，主动地介绍她的家什，明确宣布：房间可以随便看，东西可以随便翻……

这是一间足有 30 平方米的所在，大约是洞穴人家的接待室，倚岩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四张竹藤椅。另

有一间是依山而建的厨房，一口水井就在灶头边，伸手就可把晶莹清凉的岩滴水舀进锅里。厨房那边又是一间石屋，再过去即是简易的男女厕所和喂养着两头架子猪的猪圈。整个住处无遮无挡，只有两根大钢绳把岩边拦住，以防不测。太阳透过两岸青山之中的一线天射进来一点金光，足以供给这户人家的日照所需。

女主人等我们坐定，一边传柴把火，一边与我们款款而谈。毛胜江虽是本地人，也仅来过一次，只与女主人的父母相识。但她却一点不显得羞涩和拘谨。

原来，洞穴人家是四川人，多年前靠着两根钢绳拉船来到这里，设台摆渡，住了下来。老婆婆已逝，留下儿子儿媳，依旧在这里以摆渡为生。

我不免纳闷：这陡削的石级，蓬生的茅草，哪会有什么人来过渡呵？女主人笑哈哈地说：有的是人啊！河两岸的农家，亲连亲，戚连戚，哪点没有些来往？加上河对面的要赶红丝场，这条渡口是必经之路。河两岸几十户人家，一年过渡几次也好，不渡也好，总感谢洞穴人户架设了这渡口，减少了昔日舟楫之苦，大家常常你一升包谷，我一斗稻子，凑起来送给洞穴人家，足够他夫妇俩全年的花销了。怪不得，在这干涸的龟土、绵延的荒丘、嶙峋的石坡中，这户人却能延年续代，悄无声息地生活。

小河的潺潺水声在峡谷高岩间回应。站在两根粗钢绳旁，观望那碧绿的河水，满目的青山，令人顿生一种恬静的心理感受。

城里人，住惯了钢筋混凝土的房舍，喝惯了并不洁净的自来水，还不时有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萦绕脑际。沉不住气的，就会产生企图摆脱喧闹的意念，恨不得立即置身于山川田园、荒郊野岭之所，去回归大自然，拥抱大自然，将平素那些郁结于心的宠辱得失排遣殆尽。

今天，我有此良机萦回于高山流水之间，悠然于阡陌纵横的田园野径，十分自如地把观山瞥水视作心灵的采撷，将身外之物悟得更为透彻明洁，沉入那山水画廊之中去。

实在说，这地方除了流水空谷声，外部世界的声响是很难渗透得来的。距此几十里外才有山乡公路；这里没有收音机；岩穴之内连一块纸屑也找不到，基层干部也很少来，简直就如“世外桃源”。

我问此地有过抢劫、偷盗的事么？女主人竟不懂得什么叫“抢劫”。我改用农村常用的“有没有老二、强盗”的句式，她才灿然一笑曰：“没得！”

我又想到赶红丝场那个幽默的传说，便发问道：“你家去红丝这么难走，恐怕还没去赶过红丝场吧？”女主人闻言，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了否

定的意味，脸神显得十分坦荡与怡然。看来，此君没有茅坝村妇女那么多的遗憾与失望。

不知不觉之中，女主人的午饭已经做好，招呼我们在八仙桌上入席，热情地往四个粗碗里倾倒男主人的一壶药酒。桌子上摆着四个菜：莲花白、煮白菜、炒豆芽和煎腊肉，中间一大钵鲜鱼汤，。

“标准的‘四菜一汤’”，我嘘唏了一声。大家都笑了起来。这四菜一汤，既别具特色，又香味可口，加上包谷米饭的清纯，女主人在一旁为我们殷勤地加饭，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吃了人家的饭，喝了人家的酒，起身告辞之前，塞了一些钱给她，女主人惊恐般地叫起来：“不要！不要！我不要！”这一声叫，反而把我镇住了，不知道是钱少了她不满意，还是触到了她的手而让她如此回绝？我缩回手后，女主人立刻恢复了平静，诚悦而歉意地说：“我男人没在家，没人陪你们，对不住了！哪里还敢收你们的钱呵！”

见我们仍有些疑窦，女主人接着申明：“过渡客人在我家吃饭的随常都有，我都从没有收过人家的钱，你们这些远客的钱我怎敢收？”

告辞了女主人，我们往回赶路。气喘吁吁地爬上那笔立陡削的山道，不时也喘喘气，留恋地回首那两岸几乎靠拢了的青山，那越来越细的河流；回味着洞

穴人家那清寒而富足的生活……

它的清寒，可以说除了摆渡、喝水、吃饭等一应事外，几乎找不到其他的生活轨迹，而它的富足，却是那周围充斥着的大自然的纯真、柔情，荒野僻静处的野趣、山风，生活在这里的任情、恬淡和无欲、厚实……。世界也许并不知道这洞穴人家的存在，而它的存在，却让世界保持了一处原本诗意的清丽。

这颇似一段古老的美丽的传说，而又实实在在是现实的可爱的故事。

如果小有人生失意，或是思绪惆怅的话，我会记起这块美丽的地方，记起这默默奉献于偏远深山的洞穴人家。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如岩穴家。

寂寞的享受

怕孤独、怕寂寞，这是人之常情。其实，孤独、寂寞在一定的人和一定的场合之下，也并非就是可怕的事。

我遇见几个踌躇满志的厂长，他们在事业上鼓满风帆，而当涉及到家庭情趣时，又都感慨万端起来：“哪时才能清闲两天，还还妻子儿女的债。”

我常见好几位忙得够呛的政府首长，形容憔悴，也真怪可怜的：“不晓得哪天才把这顶乌纱帽脱来放起，清清净净地过两天安逸日子。”

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自己也曾把希望的聚焦点放在“清闲”二字上，巴不得有一个“寂寞”“孤单”、而又“万籁无声”的日子，品味一下静谧的悠悠之情。但心里明白那不过是梦想而已。

谁知这日子竟也来了。身强力壮的我染上了不思茶饭的疾患，虽然也强打精神坚持了几天，最终还

是被送进了健康人所不愿光顾的地方——医院。

有生以来第一次幸运地躺倒在医院的病榻之上，略略有些陌生和寂寞的心绪，也暗自庆幸终于寻到了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和领地，得分外珍视之！特意告诫送我来住院的同志，一定严加保密，只告诉领导一声请个假就行。

医院对于我水米无交，只是逢年过节与领导同志一道看望过住院的伤病员，那也不过是半天工夫。而今我却要开始过着任人摆布的与来苏药味密不可分的生活。

刚躺下来，素不相识的白衣天使们便来往穿梭于病室过道之内，她们虽然不苟言笑，有的甚至紧绷着脸，但我总是一个个地感谢。这些年轻人，她们心是热的，送温瓶，送盆子，送枕头，送开水，还没有那种忽而在报上读到的找不到医生、护士的空白状。“进门看脸色”，说句真话，“气色预报”倒是以“阴”为主，“阴晴相间”，但你又在哪个部门看到从来不认识的人之间，一见面就呲牙咧嘴的呢？病人多说几声感激，多带几句笑语，慢慢地熟悉了，她们就会无拘无束地对待你，照看你，倘有闲空就爱往你这个病室里钻。可能是我运气好，这个医院留给我的热情、友好的印象是令人难忘的。管床医生和蔼可亲地望、闻、问、切；护士们极聪颖熟练地把输液瓶挂在恰到好处

好处的高度；求知欲极强的实习生满面笑容地来到我的病床前调查研究；护士长一次又一次地来致以温暖的问候，院长也在百忙之中到病房来探视安抚……。当我终于不得不离开它的时候，这些医生们护士们都象送别友人一样地陪我走出病室，反令我怪眷念着这个药味甚浓的地方了。

和我同病室的两个病友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他俩一个工人，一个农民，看上去也是少言寡语的，令我合意。“清静几天”，这不正是沸反盈天的昏忙时的一点美好的遐想吗？

一阵忙乱过去了，护士、医生们似乎都又转向另一个“热点”，把我冷却起来，求之不得！我赶紧闭上双目，什么地方也不看，让常年拴得梆紧的大脑赶快适应眼前落寞的现实，恬静地享受一下闭目塞听之美。

大脑其实也不可能静得下来。我在思考：为什么要苦苦追求寂寞？

平时太忙，特别是事务性的工作和人际之间的应酬，悬灯结彩，稠人广座的情景时时叫我蹙急，一进办公室就是找上来的人，出办公室走在路上也是正要找你的路人，回到家头还有等候在此的人群。这种长年累月的日子，任是钢筋铁骨也承受不了，无奈之计，徒令人寻觅安静。即便不能杜门却扫，但愿有